

從豬到神豬，探討神豬比重競賽文化脈絡與爭議

王詩淳*

摘要

神豬比重競賽在客家文化義民信仰當中是每年的重頭戲，早期在義民祭典當天信徒將自己飼養許久的神豬獻予義民爺，有許願還願之意，或求取來年的祝福與平安之意。而能夠飼養出如此壯碩健康的神豬供奉，除了神明保佑還有村民飼養有方，而祭拜過後的神豬在當時百姓貧困、肉食難得的社會更是能夠做為高營養食物給大家帶來溫飽，當時分送神豬肉也是維繫街坊鄰居及親朋好友感情的社交禮儀，因此神豬在信徒的眼裡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經濟起飛，百姓的生活品質提升，飲食也多元化發展，神豬肉的需求不如往時，加上環境空間縮減，更多人改為委由專業養豬戶來飼養神豬，但是專業化飼養也衍伸出許多問題，包括神豬本身的動物福利，因為比重競賽強調的就是豬隻的重量，越重的豬也就越搶手，於是為了拔得頭籌，許多不肖業者以不符合動物福利的方式飼養神豬，動物福利團體發現後也為了神豬的動物福利與相關廟宇提出訴求與抗爭，但是多年過去，每年仍舊有許多神豬被宰殺、裝飾、奉神，且重量是一年突破一年的重。神豬的成神之旅依舊持續上演，但現代與早期的方式卻大相逕庭，在宗教信仰與動物福利的衝突下兩相該如何取得平衡將是雙方該要共同協商的議題。

本次將藉由參與觀察與文本分析釐清神豬背後的動物福利爭議。

關鍵字：神豬、動物福利、綠色療育

*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41060A030@gms.ndhu.edu.tw)

神豬比重競賽是客家民族義民祭典當中的一個環節，客家義民祭在每年農曆七月二十日於新埔義民廟舉行，當地由 15 個聯庄組成包括：六家、下山、九芎林、大隘、枋寮、新埔、五份埔、石光、關西、大茅埔、湖口、楊梅、新屋、觀音、溪南。每一年會由一聯庄主要負責祭祀，因此對於這 15 聯庄來說，當自己負責這次祭祀完畢後，下一次在接手就已經是 15 年後了，可想而知對於庄民來說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也因此每一次的祭典都是盛大且熱鬧舉行。

神豬祭祀的文化在客家義民的慶典中，代表的是信眾對於神明崇敬虔誠的祝福。尹章義(2004:15-21)說到「義民」對於客家族群的重要，由於當時戰爭繁多，民眾自發組成義民軍保家衛國，因此這些「義民」不僅僅是神明，更可能是家人、手足、親友，他們對於客家人來說意義甚至超越了傳統的客家信仰，因此當時所謂的牲禮祭祀不可謂不隆重。且由於當時並非僅有客家族群被封為義民，蔡采秀(2004:1-41)說到，義民一詞在一開始並不限於特定族群，漳、泉、粵籍的人民也曾有義民的稱呼，然由於當時的社會問題以及客家族群與清朝的關係變化，使得客家義民的名聲逐漸高過其他族群的義民，也使得客家與義民兩者融合使得義民成為客家專有名詞，義民爺則成為客家專屬神明。

而在這祭典當中擔任重要角色的神豬，做為牲禮的神豬在當時社會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蔡慧琴(2010:21-29)認為義民節用神豬來祭祀的幾個可能原因，除了古時就有的牲禮祭拜習俗，豬是所有牲禮之首，因此祭典應用最隆重的方式對待；就社會層面來說，由於當時能夠飼養豬隻多需具有一定經濟能力，因此養豬代表飼主優渥的經濟能力，這一次作者拜訪友人位於新竹橫山的長輩，其中就有談及，在早期生活環境不富裕的社會中，除了代表要將最好的一切貢獻給神明之外，神豬宰殺後提供的豬肉，一部分會拿來分送鄰里鄉親，促進街坊之間的情誼，因為在那邊有這樣的習俗，當收到別人的贈禮，就必須要禮尚往來的回禮回去，這樣一來一往的交流中，對於早期社會來說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再者豬肉對當時的社會來說是相當貴重的營養來源，早期社會不富裕，很多時候就盼著這個時節能分到一塊肉給家裡帶來一些營養，因此當時的豬肉是相當珍貴的；而另一部分不適合送人的如豬頭及四肢則會自行處理，因為有這樣的神豬文化，客家許多美食皆與豬肉有關。由此可知當時的神豬文化對客家影響重大。

然而近年因人口外流加上人口老化，較偏遠地區的聯庄多數由老人小孩組成，很多老一輩擔心這次送了或許就沒有下一次能回禮因此都會避免拿取豬肉；另外是現代社會進步，豬肉不在是人難以取得的貴重營養，加上近年來神豬越養越肥，豬肉多是肥肉且在夏天炎熱的環境下曝曬許久，若是沒有做好處理很容易就會壞掉，當時拜訪的花蓮富里竹田義民亭的居民也說到因為保存不當，這些多餘或壞掉的豬肉無法處理就會被隨意扔棄，也對當地環境造成汙染。

而就信仰上來說，早期都是信徒自發奉獻與飼養，懷抱著對神明的敬意來餵養神豬，在祭典的時候能夠將最好的一切獻給神明，神豬在當時是作為聯繫百姓與神明之間的橋樑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時代變遷，現代人繁忙的生活加上大樓林立的都市沒有多餘的時間與空間來飼養神豬，因此除了少數真正是由自己飼養的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委由專業養豬戶來飼養，信徒只需要在祭典前購買自己要的神豬載回去進行儀式即可，但從過程來看，神豬與信徒之間的連結減少了，神豬成為商品一般的存在，為了得獎，神豬都

是按斤計價，因此越重的神豬對於養豬戶就越是值錢，也才會出現有惡劣養豬戶為了高價而灌鉛、沙，甚至是錫等來增加神豬重量，而收到這樣的祭品，神明真的會高興嗎？

近年來根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顯示，至今仍舉行神豬比重競賽的寺廟一共有 11 家，其中 6 間為義民廟、1 間清水祖師廟、3 間觀音寺及 1 間保生大帝廟。但比重競賽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關於各廟宇舉行比重競賽的由來，不同神明有其不同說法，義民廟的部分，黎振君(2006: 72-73)根據義民廟董事長林光華口述其始於道光 11 年，林秋華高中武舉人，於是返鄉以全豬全羊酬謝義民爺，到場觀禮的地方仕紳則倡議以「神豬比重，神羊比角長」來為當時的農村增加趣味。而清水祖師廟則是由於當地三峽地區的移民因常受野獸及原住民攻擊，於是在除夕殺神豬祭拜山神以求平安，而初六則是祖師誕辰，為省人力而將兩者合併祭祀。隨著時代變遷，神豬的展示架也從平放漸漸衍伸出專屬棚架，更甚者有專門為其繪製紋路的雕刻師將一隻隻獻與神明的神豬雕上精緻漂亮的花紋，將其布置成誇張華麗的展示品供人觀賞，也因為如此，神豬比重競賽的神豬與一般祭祀用神豬有很大的區別，當然最大的區別就是-比重文化。

以動物作為祭品向神明獻祭，在傳統民間信仰中並不稀奇，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便有所謂的拜三牲、太牢之禮、少牢之禮，而其中的太牢之禮更是只有在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時才能使用，而少牢則是大夫祭祀所用，古人將珍貴的肉食供奉上天以表對鬼神的敬重，也由此看出動物在當時祭祀的地位中多麼重要。

本次實查作者拜訪了花蓮富里竹田義民亭以及新竹橫山鄉的居民，並在 2 月及 7 月中旬分別參觀三峽清水祖師廟以及新竹枋寮義民廟祭祀，由於除了祖師廟及義民廟的參觀其他都是在非祭祀其間拜訪，因此並沒有看到祭祀的狀況，但透過與當地居民訪談，了解到東西部在這方面的文化上還是有差異，其中包括從神豬的重量來比較，相較於西部輕鬆突破千斤，神豬因為過重而無法站立，東部的神豬重量雖然不如西部，卻是能健康站立及走路；在擺放上，西部會使用大型棚架將神豬放在上頭展示，但東部僅以一般拜豬公那樣趴在架子上，西部會請專業師傅將神豬身上雕刻漂亮刻花並且會用炫彩柱子裝飾展示空間，而東部則是樣式簡單樸素，也沒有炫彩柱子或刻花等那樣大手筆的裝飾，同樣都是獻給義民爺，一個是排場盛大壯觀，一個是簡單樸素俐落，儘管富里義民亭是從新竹義民廟分香過來，但多年時間過去，祭拜的模式也漸漸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而唯一不變的是對義民爺虔誠的心意，這也是祭祀過程中最為重要的。

除卻傳統的裝飾神豬外，現在也有許多講求環保以及動物福利的信徒發展出創意神豬，使用不同的材料如米、麵線、餅乾.....甚至是吃素的人用鮮花素果裝飾成神豬的模樣，儘管沒有辦法參與比重競賽，但信徒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神明的敬意，而且，拜完的創意神豬不像傳統神豬那樣需要盡快處理，保存期限延長之外，這些多餘的物資也可以捐給弱勢團體，既能夠做功德也能為社會帶來幫助，而神豬有了更多元的樣貌與意義。

最後來談到 2 月及 7 月月中去參觀清水祖師廟以及枋寮義民廟神豬祭典的現場，由於請水祖師廟系統與義民廟不大相同，因此僅就以現場觀察做討論，因為一個聯庄包含不同地區而每年祭典總共會選出前 30 等的神豬，也只有這前 30 等神豬能有機會到達義民廟來展示，但鄰近中午抵達現場，卻發現現場並沒有到 30 頭這麼多，而祖師廟由於

場地關係也沒有辦法擺下那麼多頭，但現場還是有 8 頭神豬供奉；中午過後大概 1 點多，陸陸續續有許多得主開始收拾現場準備離開，跑去詢問廟方人員說會在這邊最晚可以放到兩點，但多數一點多就開始，鄰近兩點已經沒有神豬了。不同於三峽祖師廟到快兩點才開始有動作，有些會直接載回，有些會現場分肉，義民廟的得主是整隻載回去，詢問現場其他人才知道，他們在這邊展示完後，還會回到自己的鄉做活動，比如今年是大隘聯庄主辦那麼裡頭的寶山鄉、北埔鄉、峨眉鄉，在現場他們會另外慶祝，回答的人還說今年北埔那邊晚上會很熱鬧，可以去看看，可惜因為不是開車下來，當地公車系統比較不發達只能遺憾作罷；而祖師廟這邊，由於是輪姓氏，因此並不會有全鄉一起熱鬧的情況，比較多是得主自己開流水席宴請親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可以觀察的是義民廟他們到這邊似乎只是告知神明走個過場，就連音樂都是拿音響出來播放而已，反觀祖師廟的祭祀現場，會專門請北管來吹奏，並且家人群體出動圍繞在神豬及樂團旁邊，那樣的場面相比，差異相當巨大。

從兩次現場觀察會發現在那樣的氛圍中，神豬成為得主互相展示顯露的資本，也就是所謂的面子文化，因為一、得獎是有面子的事情，兩邊的祭祀都會將之前得過的獎牌匾額擺上，展現自家過往優良表現。二、買來的神豬按斤論價，破千斤的神豬更是上萬起跳，也因此這樣整套流程下來，那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而如果不是財力雄厚是沒有辦法去競賽得名的。回到神豬本身卻發現背後的原因已經跟神豬跟祭祀關係不大，在這樣的思考下，比重競賽，到底比的是誠意的重，還是面子的重呢？

參考文獻

期刊：

黎振君(2006)。客家義民祭典與神豬文化的觀察(上)-義民祭典與神豬競祭的由來。鄉間小路，32(4)，72-73。

尹章義(2004)。「神豬」考釋-肥豬變神仙的故事。歷史月刊，199，15-21。

蔡惠琴(2010)。臺灣客家習俗賽神豬與義民信仰。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16(4)，21 - 29。

郭家琪(2005)。從神豬議題看台灣動物倫理課題。生態臺灣，9，22 - 25。

林宜誼、徐逸丞、林芝宇、林東昇、留逸傑、吳佩容(2016)。傳統文化與現代新觀念之衝突—以賽神豬祭典為例，新北大史學，20，67-106。

論文：

古智誠(2015)。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神豬」在芎林廣福宮之文化意涵(碩士論文)。檢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103NCTU5774009)。